

乡魂

◎马德水

岁月，慢慢流年悄悄溜走；念想，在悠悠岁月中沉淀。以前对故乡的那份情意在我记忆中更加清晰。“君知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”你可知道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？你可知道我对故乡的心？明月啊，无论我在何处，心中对故乡的那份情永远不会改变！

我爱故乡，我深情地爱着你多情的土地。天南海北我去过，感受过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秀丽，雄伟壮观；感受过繁华都市的富丽堂皇，高楼林立。而让我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生我、养我、哺育我成长的故乡。

故乡的魂在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，已融合在母亲的乳汁里，输入我的血液。故乡的魂掺和着父亲粗犷的男子汉气慷慨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故乡的魂是清晨鸡鸣后的喧嚣，是先辈们耕耘土地吆喝牲口的号子。故乡的魂也是启蒙老师手中的教鞭，将黑板上的方块字传递到我的耳中刻在我的心里；故乡的魂是那广阔大地一年四季回荡的乡音。故乡的魂啊，是扯不断的情丝，永远缠绕着游子的家国情怀！

三年自然灾害年代，在忍饥挨饿的岁月里，我步入了学校大门。那时，一日三餐地瓜面的野菜汤，不能饱腹，饿得肚子“咕咕”叫，浑身酸溜溜的。上学路经过一个高台子，累得气喘吁吁。有一次在教室里上课，我饿得实在坚持不住了，爬在土坯课桌上昏了过去。同学报告给老师，老师走到跟前发现我脸色腊黄，嘴里只流水，这是凉水喝涨肚子昏了过去。老师赶紧抱起我放在土坯上，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，不一会儿我吐出很多水。老师又把我抱到她的住处，从锅里端出半碗三合面粥端给我喝下充饥，算是救了我的小命。她就是班主任老师，我的第二位恩人——崔瑛。

她教我们识字，教我们唱歌，教我们做人。她经常教育我们，爱学习，守纪律，团结同学，尊重师长，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红色接班人。崔老师有一套非常鲜明的教育教学理念，让人佩服。她从小受父亲影响和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，聪明伶俐，谨慎谦虚，温文尔雅。她对学生热情，教学以启发鼓励为主，当同学犯了错，她从来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拍桌子，砸板凳，而是耐心说服教育，鼓励学生敢于承认错误，知错必改，提醒同学们说真话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当时，学校办公费只能靠学费解决，老师在课堂上，一提及学费，学生就跑光了。家家户户都贫困潦倒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谁家还拿出“闲钱”让孩子上学。我也曾两次因交不起学费辍学，崔老师三番五次找到我家给我父亲打了“包裹”，学费先由她垫上，课本可向高年级同学借用，本子铅笔全由老师包了，父亲才答应我继续上学。说实话，在农村与我同龄的孩子，决大部分没能坚持下来。我记得，我们班最少的时候只剩七八个学生。后来，国家经济形势转好，要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，我们班一下增加到60多人，教室里挤得满满的，站都站不下，没办法上课。当时要求每个班不能超过40人，学校只能采取文化课考试摸底，按成绩重新分班，经过考试有30多人不及格，留下30人为三年级建制，其余退到二年级或者一年级。我们班有个同学原来比我高三级，年龄比我大五岁，个子比老师还高，他倚仗自己人高马大经常欺负弱势同学。崔老师果断采取措施，重新调整班干部，让大个子当班长负责全班的纪律，我由班长调整为学习委员，这样以来大个子一下变好了，不再欺负同学了，全班面貌焕然一新，学习热情高涨，成为全校先进班。

崔老师不但教学好，对学生好，是位好老师，而且还是好妻子。记得有一年，老师的丈夫在工地上受了伤，两条腿缠了很多绷带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崔老师每天起早贪黑，既要给学生上课，又要忙着照顾丈夫。有时，她丈夫因伤口疼痛而大呼大叫，发脾气，摔东西。崔老师耐心劝导，精心照料，想方设法减少丈夫的痛苦。丈夫恢复得很快，崔老师却病了，发烧、咳嗽，喉咙疼得说不出话来，还要坚持给我们上课，同学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我于是提议组成5人小组，帮助老师打水、扫地、烧火做饭、看孩子。一开始，我并不会烧碳炉子，崔老师便给我做示范，怎样用柴火引着煤碳炉子，为防止碎煤生灰尘需要加多少水，不用火了怎样闷炉子……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很快掌握了烧碳炉子的方法，腾出更多的时间让老师多休息，我名正顺理地成为老师家的“常客”，一个合格的“专职伙夫”。

崔老师也有很多的苦恼，她也有梦想，但事非人所愿。崔老师在县城上高中时，成绩名列前茅，只因家庭问题，没有机会报考大学，便回村当了一名代课老师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她高兴时，总会拿出当年在校时的照片给我们欣赏。她端详着照片得意地说：“我以前可漂亮了，还是学校的校花呢！”“老师您现在也漂亮呀！”同学们好像是在为老师愤不平。崔老师摇摇头用丧气的语气说：“不行了，都快成老太婆了。”大家听了老师的话喜笑不得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会让老师高兴，只是傻傻站在老师身边，簇拥着她，面带笑容惹她开心……

时光若水，悄无息止，融水无痕，岁月渐渐远去……

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这次“中央”来的大员们的旅馆，事变时即作为他们的集中点，参谋长晏道刚进门时，见他们这些大员坐在餐厅长桌周围，独不见陈诚。约半个小时，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。陈诚浑身粘满尘土，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，沉闷不言。原来听到枪响时，他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，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。

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、朱绍良、陈诚、卫立煌、陈继承夫妇、陈调元、蒋百里、蒋作宾、万耀煌夫妇、李基鸿、邵元冲等。当12月12日早上四时许，杨虎诚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，士兵入内挨房搜查。陈诚在搜查之前闻枪声即行逃出。邵元冲住在楼下窗户外房内。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，他仍然翻越窗户，士兵开枪，子弹中胸部，送入医院后即毙命。搜至陈继承房间，士兵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陈继承回答说：“我是陈继承。”这士兵说：“你是陈诚啦！”便举枪欲击，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：“他不是陈诚，他是陈继承，打不得呀！”这士兵才把枪放下。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，宗派成见很深，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。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，则陈诚之命运殊

那年正秋时，我因升高中整天关在小屋里复习功课，再次遭到父亲的训斥。父亲让我放弃上高中的念想，在家混工分，替家庭分忧。我便趁母亲在济南看病不在家，采用绝食的办法表示不服。我心情非常糟糕，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慢步走到石桥上，伴着涓涓流水，融摸着千年不倒历史留下的遗迹。那沉淀着数千年文化底蕴的石砖，是一个乡村最原始的标志。在石桥上，我可以看见它蕴藏千年的秘密，欣赏它正在大自然中深情地向人们倾诉着那远古的神韵和乡魂。抬头远望着那零零星星或者拥挤的土坯屋，那些陈迹，甚至破烂不堪的宅院，在我眼中却别有一番风韵。因为那是人类文明的起源，是刀耕火种的源头，它拥有几代人精神与力量，向世人证明那属于故乡。也正正是乡魂的存在，人们才继往开来去传承它，保护它，拥有它。

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，大地静静的，泥泞的大道上只有稀稀拉拉过往的行人，走近我，路过我，然后又离我远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，只觉得是在感受大自然的洗礼，静静地感受面前的一切。我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中，开始哭起来，不过这次不是倾盆大雨，而是滴滴嗒嗒的“雨”。我反省着，为什么人生会遇到这么多难事呢？就在这时有一位穿着得质朴大方的年轻女人，从我身边经过停住脚步。她深情地说：“孩子，不要难过，眼泪是一个男子汉无能的表现，应该坚强起来，走好自己想走的路，老师支持你！”我猛地抬起头，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分别四年的崔瑛老师。她伸手递给我20元钱：“都不富裕，请你理解。”我手里紧紧攥着沉甸甸的20元钱，思绪万千，这可是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呀！只听到崔老师像母亲一样叮嘱我：“在学校里一切要靠自己，以后经济上有困难就给老师说，老师的家就是你的家，努力吧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”崔老师一席话，让我如梦方醒，茅塞顿开，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勇敢地拥进老师的怀抱里，享受着伟大母亲的温暖和怜爱。她从兜里掏出绢，轻轻擦拭着我满脸的泪水，纤细白嫩的手好像在颤抖着，不知为什么老师两只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泪花。我明白，这是老师激动的泪花，充满着希望的花，幸福的花。

回忆起过去的一切一切，犹如一场梦幻，翻来覆去在我脑海中呈现。发生在师生两代人之间的这一切的一切，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！一次次耐心引领，一次次谆谆教诲，一次次推心置腹的叮嘱，一次次倾囊相助，必将注入师魂，感化灵魂。留住乡魂，永远留在故乡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！

当记忆中的湿润又一次沾染了故乡的哀曲，当朦胧月色又一次浮动于频频游子激励的神色，故乡的土地是那么生机勃勃、深意盎然。故乡的那些美好的记忆，总能使人乡魂永牵，使人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希望。

人生更像一场球赛，不知疲倦地奔跑，喜怒哀乐间充满了胜负的悬念，浑洒激情的汗水，享受这短暂难忘的90分钟，仅此而已。

心灵的灯塔闪烁着光辉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那座写着“乡魂”的石碑。饱经岁月沧桑的我，依然站在那片沃土上。苍老，但不失坚韧；贫瘠，但不失灵魂。风，向你倾诉着它的痛楚；雨，向你漫谈着它的伤心。我为什么如此慷慨？因为我是大地的儿子，是故乡在激励着我，我的心与故乡紧紧相连。

思念故乡，是一颗植于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种子，这颗种子汲取人生的酸甜苦辣咸，感化着人们，守卫着人们。乡魂的默默奉献，使人们对故乡浓浓思念情愫油然而至。乡魂就像大地的种子不容许任何杂念的侵袭，需要的是一片成熟的净土，经风雨洗礼后的稳重，才会在躯体里发出光和热，直至生命的结束，回归故乡那块土地里。年轻时血气方刚，鲁莽冲动的性格，而今已被生活磨练得连一点儿棱角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虚荣和好强的自尊心在经历了生活的历练后，已尘埃落地。

乡魂是薄薄的一片云，是淡淡的一缕烟，是静静的一阵雨，是浓浓的一份情。其实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）

野草

李宗宸

父亲小传

记忆的时光

安静的走廊，像一条漫长的时光隧道。我在这头，父亲在走廊的尽头，只有一丝微弱的光，我一步步走向他，顺着时光不断向前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他，我的父亲。伟大坚强，又或是别的什么，当我看到他的往生单薄的呈现在我一张四四方方的纸上时，未免觉得有些寒酸了，可那一行行字背后的故事却是令我难以平静的。

（一）过去的时光

1976年，父亲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中，吃不饱饭是父亲对儿时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印象。每日的吃饭就是窝窝头，地瓜干之类的，吃不饱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听别人说，有一年邻居给了我叔叔一块馒头，可是却不认得，看了两眼，没以为是什么好东西，便扔到了地上。为此，还被父亲踹了两脚。

父亲八岁时上了小学，学费不多，家庭还承担得起。学校离家很远，五公里。每天早上要跑二三十分钟，不管烈日又或是严寒，都是如此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大雪已经没过小腿，走路都十分困难，更别提五公里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家里的大人都要干活，拔草，喂牛，打水，谁有功夫去管父亲呢？就算有空，家里也没有车子，也只不过是多一个人一块受罪罢了。所以上学路上一直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，不管刮多大的风或者下多大的雨，从未变过。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，享受清晨的曙光和在耳畔缓缓吹过的风，陶醉于傍晚的夕阳与金色的麦浪，即使孤独，却也美好。

父亲的成绩一直都很优秀，只是性子顽皮，带着少年的张扬与狂妄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与一群朋友去河里游泳，是天气太热吧，想浇夏夏天的燥热，却没想到被老师发现了，被从河里拽回去，每个人都挨了几板子。在太阳底下罚晒，站了两三个小时才结束，也就只有这样才是他们“满意”的结果吧。可是真正改过了吗？也许可能吧，其实说不在心里怎么埋怨老师呢。

都不问用，都能想到父亲当时有多狼狈。瘦小的身子，黝黑的皮肤，额上的汗珠如豆粒一般大，皮肤都已经被汗浸湿，拧一把都能汇成一股水流，嘴里说不定在嘟囔着什么，又或者在紧紧咬着牙，老师一来又要收起自己扭曲的表情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在骄阳似火的七月，伙伴的玩笑和老师的训斥在父亲的记忆里扎了根。只是多年后，笑着提起，也当那是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。

（二）记忆的痕迹

1987年，父亲还在上小学，家里买了台电视机，是村里第三家。

当时家里并没有钱，父亲经常到别人家去看电视。一大帮人围在一起，总是十分热闹。“只是别人看的电视节目，自己总是不愿看的，眼红，心里痒痒，就老是想换台。”父亲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可那终究不是自己家的。三番几次的换别人又怎么会愿意呢？于是，村子里围在一起聊天时，那人便委婉的告诉了奶奶，大抵是这样一场景，晌午，太阳正在日上挂着，爷爷与奶奶在田里拔草，不时用手擦去头上的汗，田间走来一个人。

“王婶，干活呢？”

“除除草，大晌午的，你咋来了？”奶奶把锄头立在一边，又腰答道。

“额……，我也来干点活，看看那粮食长的咋样了？对了，昨天电视上说过几天有雨呢！”“啥时候？”下的多大？”

“这就知道了，没说完，新和那帮孩子应该是觉得无聊，把台换了，后边的咱也没听着，还是孩子正调皮，咱也能理解。”后面说的奶奶也没听见，只是顺着人家的话点头。一琢磨，自然是听出来了人家话里有话。理解？不过是实在受不了来告状的罢了。爷爷奶奶好面子，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以后自然是不好意思让父亲再去看了，只是看着自家的孩子总是眼红的望着别家，心里也定是难受的，于是，一咬牙卖了粮食，借了钱，买了个电视机。家里也是热闹了好一阵。

一转眼，父亲便上了初中，那是他学习上最辉煌的一段时光，学校里举办的比赛，大大小小的奖项了一个遍。

“英语宣讲，我们初一和初三的比赛还获了个一等奖”父亲提及此事时，脸上是藏不住的自豪，只是如今的父亲已变得越发沧桑，一条条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无情，几根灰白的发丝闪着微弱的光芒。在我这样的年纪里，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我终究是无法见到的，可凭着想象也能见识到父亲当时有多么光彩了。

父亲的生活仍旧像往常一样，即使在学校里有多光彩，爷爷奶奶也不会过多的问。任凭成绩有多耀眼，除了老师和同学，还有父亲自己，这成就也就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。迎接父亲的只有一句“去把猪喂了”“去把草拔了”。作业也是不做的，家里的农活繁忙，哪有时间再分给父亲去做作业呢？

父亲说，高中，是他最后悔的日子。一开始时成绩还很好，延续了初中时的辉煌，但或许是因为这些辉煌，让那颗本来安安稳稳的心开始上涨，不停的躁动。

每天一下课，不着急回家了，而是和朋友结伴去同学家的台球厅玩，每次等到傍晚，才赶紧慢赶的回家，倒也是没有人有空在意父亲，奶奶问起来随便撒个谎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日子在指缝一天天溜走，考试时，成绩也给了父亲沉重一击。

高二分班时，他掉到了班里30名，原先那些辉煌，恍若一些泡影，想抓却抓不住，像是不曾存在过一般。

看到成绩后，自己自然也是着急的，于是开始担心、焦虑，可总归是没有用的，只能自己一点去补。“当时新课快讲完了，不会的例题老师也不会再去重复，大家都开始复习，而我也只能是糊里糊涂的跟着。可前面的基础不扎实，后面的又怎么能学好呢？”想想，也确实如父亲所说。学习就好像一辆通往成功的列车，不是只有这一辆，可这辆是最便宜，最能让人承担得起的，却也是最拥挤的。要是在中途下了车，但却是没有人会给你留位置的，只能站在车站望着那车一点一点点的从眼前开走，想追又追不上，想留也留不住，只剩下无穷的后悔，父亲就是如此。

高考结束，回望整个高中如同做了一个梦，耳边响起“结束答题”的那一刹，这场梦就该结束了。

成绩也没有出乎意料，却是不理想的，差了几分就能上本科，最终上了济南大学，“那时的济南大学，可不比现在的。是挺次的，可也没有办法了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总是有些不甘的，或许是在跟家里提过想复读，但是看着那节农学，辛辛苦苦的也只能作罢。穷是困扰父亲学生时期的很大原因，也是他以后生活的一个致命问题。

“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有一年我与同学结伴上学，每日早上他妈都给我鸡蛋汤，我去找他，大概有两月吧，倒是一次也没有叫我一块吃去，可是心里馋嘴上也不好意思说，只得别个头去忍住不看，不想，生生的把那股馋劲咽了下去”父亲说到这里，脸上浮现了一抹苦笑，是笑自己儿时太馋，还是对那时生活的无奈呢？我也无从得知了“给我我也不会要的，那阵子的家教就是不允许这样做的，馋也是自己忍着。厚着脸上去要那是怕要被别人说没羞没臊了。你奶奶也是不会允许的。”

说到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了，晚霞斑斓，那层层的云里似乎隐藏着父亲心里那细碎的记忆。

（三）开往未来的车

父亲说，高中，是他最后悔的日子。一开始时成绩还很好，延续了初中时的辉煌，但或许是因为这些辉煌，让那颗本来安安稳稳的心开始上涨，不停的躁动。

每天一下课，不着急回家了，而是和朋友结伴去同学家的台球厅玩，每次等到傍晚，才赶紧慢赶的回家，倒也是没有人有空在意父亲，奶奶问起来随便撒个谎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日子在指缝一天天溜走，考试时，成绩也给了父亲沉重一击。

高二分班时，他掉到了班里30名，原先那些辉煌，恍若一些泡影，想抓却抓不住，像是不曾存在过一般。

看到成绩后，自己自然也是着急的，于是开始担心、焦虑，可总归是没有用的，只能自己一点去补。“当时新课快讲完了，不会的例题老师也不会再去重复，大家都开始复习，而我也只能是糊里糊涂的跟着。可前面的基础不扎实，后面的又怎么能学好呢？”想想，也确实如父亲所说。学习就好像一辆通往成功的列车，不是只有这一辆，可这辆是最便宜，最能让人承担得起的，却也是最拥挤的。要是在中途下了车，但却是没有人会给你留位置的，只能站在车站望着那车一点一点点的从眼前开走，想追又追不上，想留也留不住，只剩下无穷的后悔，父亲就是如此。

高考结束，回望整个高中如同做了一个梦，耳边响起“结束答题”的那一刹，这场梦就该结束了。

成绩也没有出乎意料，却是不理想的，差了几分就能上本科，最终上了济南大学，“那时的济南大学，可不比现在的。是挺次的，可也没有办法了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总是有些不甘的，或许是在跟家里提过想复读，但是看着那节农学，辛辛苦苦的也只能作罢。穷是困扰父亲学生时期的很大原因，也是他以后生活的一个致命问题。

“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有一年我与同学结伴上学，每日早上他妈都给我鸡蛋汤，我去找他，大概有两月吧，倒是一次也没有叫我一块吃去，可是心里馋嘴上也不好意思说，只得别个头去忍住不看，不想，生生的把那股馋劲咽了下去”父亲说到这里，脸上浮现了一抹苦笑，是笑自己儿时太馋，还是对那时生活的无奈呢？我也无从得知了“给我我也不会要的，那阵子的家教就是不允许这样做的，馋也是自己忍着。厚着脸上去要那是怕要被别人说没羞没臊了。你奶奶也是不会允许的。”

说到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了，晚霞斑斓，那层层的云里似乎隐藏着父亲心里那细碎的记忆。

（四）承载灵魂的迷烟

高三的时候，父亲学会了抽烟。

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了什么了，或许是时间如烟，将记忆迷惑了。烟，他到现在还是抽着，偶尔在漆黑的走廊里望见他抽烟，迷烟漫天，那似乎是在与他灵魂交流的唯一物件。月光照着，眼底的忧愁在月光下现了真身。十八岁的他或许在同一角度看过同一片月光，可十八岁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长成了如今模样。

转眼间，就到了开学，父亲开始了他的勤工俭学之路，因为家里贫穷，没有生活费，所以所谓的“勤工俭学”也不过是为被生活所迫罢了。

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旧时的歌厅里放音乐，工作倒也不复杂，工资一个月也挺多的，是他最轻松的一份工作。只是后来赶上歌厅改新，装修后用了更智能的机器，便也不需要父亲，父亲便被辞退了。

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打扫学校的公共浴池，一天5块钱，只是工作变得更累了一点，可没有钱，也是迫不得已，或许有人会嘲笑父亲。可是吃不饱饭，要那些自尊心又有何用呢？学校的制度一天天在换，这份工作后来学校给了更困难的学生，世上吃不饱饭的又不是自己一个，自己又怎么好意思自私的将这笔钱攥自己怀中呢？这份工作便也了了出去。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父亲依旧要找工作赚生活费。那年赶上了济南卫生管理的活动，招人收垃圾，父亲看了传单拿回宿舍去，便与一个舍友商量一起去参加。

这是父亲大学最辛苦的一个工作，可在那成千上万的苦难面前，却是不值一提的。

父亲需要从一个楼爬到六楼，把入门前的垃圾收到一个大袋子里再下楼，把几个麻袋的垃圾扛到一个破旧的三轮车上，再来回几个楼，直到把垃圾全部收完。

这份工作是在每晚的十点到十二点，回学校时已经是凌晨了，宿舍的门早早的关了，于是便翻墙回去，夜夜如此。或许被宿管抓到过又或许翻墙摔到过，父亲都没对我说，于他而言，那已经是过去了。每当天空蒙上一层又厚又沉的幕布时，父亲总有对着那几颗微小到仿佛不存在的星星发誓，自己以后一定要活得精彩！我想是有的。

幸福总是藏在生活的缝隙中的，那照旧是一个夜晚，在楼梯间向下望，自己才爬了四楼。今日的工作完成，似乎还遥遥无期，只是肚子不争气地叫着，父亲一声不吭，只是默默地继续抗着，只有那额上密密麻麻的汗在替他申冤，可却也是无人知晓的。这时，一扇门“吱呀——”一声开了……

（待续）

作者系滕渡湖学校学生

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因后果（下）

整理：孙厚德

难逆料。

12月12日上午九点多钟，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，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，直到西京招待所，召集“中央”各大员宣布，他说：“各位，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。我来自各位，希望各位听完之后，如蒙同意，便在上面签一个名，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。”张学良念道：

“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，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：东北沦亡，时愈五载，国权凌夷，疆土日蹙，淞沪协定，屈辱于前；塘沽、何梅协定，继之于后。凡属国人，无不痛心。近来国际形势剧变，相互勾结，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。绥东战起，群情鼎沸，士气激昂，丁此时艰，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，发动全国齐心抗战？乃前方之守土战士浴血

杀敌，举国痛愤。爱国获罪，令人发指！蒋委员长公受群小包围，弃绝民众，误国咎深。学良等涕泣陈辞，累遭重斥。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，竟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！稍具人心，孰忍出此？学良等多年袍泽，不忍坐视，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，保其安全，促其反省。西北军民，一致主张如下：1、改组南京政府，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；2、停止一切内战；3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；4、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；5、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；6、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；7、确实遵守总理遗囑；8、立即召开救国会议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并电请中央派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。以上八项为吾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，望诸公俯顺輿情，开诚采纳，为国家将来一线之生机，涂以往误国之愆尤。大义当前，不容反顾。只求贯

彻救亡之主张，有济于国家，为功为罪，一听国人之处置！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！”

张学良念完后又说：“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，如各位同意，也在这上面签个名。”于是马占山先签，接着陈诚、朱绍良、蒋百里、于学忠、邵力子、蒋鼎文、卫立煌、陈调元、陈继承、万耀煌、何柱国、冯钦哉、孙蔚如、王以哲、董英斌、缪澂流、钱大钧等均通电中后面签了名。

12月15日，张学良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“中央”人员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玄风楼、金家巷房屋居住。一切都很好，分送每人一本《社会发展史》《辩证唯物论》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。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强谈外，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，交换意见。

12月23日，西安事变爆发后，中共中央方主和平解决，派周恩来、叶剑英、秦邦宪等人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调停，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积极援助了张学良、杨虎城，使其彻底实现共同抗日的主张。在军事部署上，将红军主力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、洛阳地区，配合东北军、西北军，随时准备还击“讨伐军”的进攻。

这一天，南京、西安和中共三方代表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举行正式会谈，经过两天的谈判，达成六项协议：1、改组南京政府，驱逐亲日派，容纳抗日分子；2、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、释放一切政治犯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；3、停止“剿共”政策，联合红军抗日；4、召集救国会议，决定抗日救亡方针；5、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；6、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。

12月24日晚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，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和真诚愿望。蒋介石表示承诺双方达成的协议，并约周恩来直接去南京谈判。25日下午，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返回南京。至此，历经十四天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。

（完）

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